

## 从部队寄来一条绒裤

讲述 孙明明 80岁  
来自 湖北武汉

上世纪60年代初,我还在学校读书。有一年过元旦,学校在大操场举行庆祝活动,我穿着一套单衣单裤,冷得发抖。那可是北方的初冬,气温在零摄氏度以下。我只有单裤和棉裤,因为年轻爱美,不愿早早穿上棉裤,在初冬时只肯穿着单裤。

就在这时节,我收到未婚夫从部队寄来的包裹,打开一看,是条绒裤。我马上试穿,既合身暖和又美观。瞬间,我的心被融化了。一条绒裤不算是贵重礼物,但那时他只是个刚当兵的战士,每个月只有6元钱津贴,要省吃俭用三个月才能买这条绒裤。另外,部队驻地在野外,他要买东西和邮寄,都需要请假外出才能做到。

那时,我们的思想观念很传统,我的信念是结婚前一定不收人家的钱和东西。但是这条绒裤,我破例收下,并且穿上了。整个冬天,我都不冷了。这件并不浪漫的事,我一生都记在心里。



如果要讲一件丈夫年轻时最打动你的事,你会想起哪件事呢?

过去,男人们大都笨嘴拙舌,粗枝大叶。

但在疼人的时候,那份钢铁柔情,总是深沉而贴心,也或特别细腻。

你最好

致丈夫

## 大男人最是柔情时



## 三顿刀削面,一口没吃上

讲述 张琪 70岁 来自 河北唐山

我生下儿子后,非常能吃。但那是1974年,除了一天三顿饭外,基本没有别的可吃。有一次,单位组织义务劳动三天,每晚加班三小时,免费供给二两刀削面,超过二两就自己买。第一天晚上,爱人加班回来叫醒我:“快吃刀削面,给你买了二两。”我问他吃了没有,他说吃了,我就狼吞虎咽吃完了。第二天早起,爱人说他晚上根本没吃面,我责怪他不说实话。晚上,他又叫我吃面,我问他两遍到底吃了没有,他很肯定地说吃了。于是,我又把面全都吃了。第三天早上,他笑着问我:“你昨天

吃了四两面,就没感觉出来比头一天多?我以为你吃一半还能给我剩一半。”我有点儿生气:“你该吃啊!”

这天晚上他回来了,说:“今天我给你买了六两,自己吃了二两。再不吃,我都不知道这刀削面是什么味儿了。”见他这么说,我拿起来就吃。他一旁看着,挺高兴的。等我吃完,他问:“六两,感觉饱点吧?”我说:“吃多少都没感觉饱。”他笑了:“傻媳妇啊,我可是一口都没吃,就盼着你能说个‘饱了’……”50年了,每次回想这件事,我就心生愧疚。他呀,太能委屈自己了。

## 硬汉老公硬挨冰雹砸

讲述 刘志云 56岁 来自 山东安丘

年轻时,老公受环境影响,大男子主义严重,觉得做饭、洗衣是女人的事,从不插手。对我的事情,他好像也不上心。特别是对我,他故意不太亲热,怕有人笑他怕老婆。

但我知道,老公除了嘴笨,人还是很好的。每次我要出门,他都把自行车推到大门口,打足气,紧紧链子……虽然没说什么,但细心又周到。有一次我们种麦子,突然下起冰雹,人们慌忙往家跑。老公

当时在地头,他喊我快跑。雨加冰雹,打得我睁不开眼。我还背着20斤麦种,根本跑不动。老公忙跑回来,递给我一个坐垫,让我顶在头上再跑。然后,他自己拿起了麦种往回走。冰雹将路边树枝都打断了,我顶着坐垫,没怎么被冰雹砸到。我回到家换了衣服,老公也回来了。只见他的胳膊被砸红了,头上好几个包。我很心疼,又很感动:原来,硬汉老公也有温柔的一面。

## 地下过春节

1968年7月,部队派遣我到秦皇岛执行“三支两军”任务。到了后,我被分配至柳江煤矿“支左支工”。腊月底,井下工人大部分都回家过年了。中央要求抓革命、促生产,春节期间,井下没有工人如何生产?矿革委员会要求井上机关干部、驻矿工人家属全部下井。我身为驻矿军代表,带头响应。大年初一早饭后,我从食堂买了两个馒头,换上工作服就下井了,到下午4点多才上井。就这样,我在150米深的地下过了一个春节。(河北邯郸 霍喜庆 79岁)

## 征稿

哪一年春节最令你难忘?“当年”版征集春节往事,投稿邮箱:dangnian@laoren.com。

## 军大衣助我夜晚站岗

1966年,16岁的我刚初中毕业,就入伍了。刚到部队,略微使我有害怕的,就是晚上荷枪实弹站岗放哨。

我部驻扎在大山沟里,老兵们说驻地附近“敌情复杂”。于是,在我看来,站岗是那么神秘、危险,不免有点害怕。不过,我很快想出了一条妙招

——让军大衣帮我去站岗放哨。

大山沟里,深更半夜,寒气逼人。但我毫不犹豫地脱下军大衣,找棵树,将大衣挂在树枝上。这样,黑暗中一看,俨然一个哨兵在严守哨卡。尔后,我悄悄离开,在不远处找个角落站着,一直盯着军大衣。一个小时好不容易熬

过去,换岗的来了,我忙取下军大衣套在冷得发抖的身上。虽然受了点冻,但我不再畏惧站岗了。后来我得知,此招并非我独创,早已有人为之也。(湖南长沙 吴志强 74岁)



吴志强 1967年2月留影

## 获奖请客倒贴十元

1989年,我在河北省曲阳县杏树中学当政教主任,3月调往燕赵中学时,正赶上该校高三化学没人授课。校长知道我是师专化学专业毕业,便安排我接任。

学校为高三教师制定了高考奖金方案,听说让我接任化学课,他们都担心我长期不讲课,教得不好,会影响整个高考,奖金会泡汤。为此,我暗暗加劲,决心不让化学课拖大家后腿。最终,在大家共同努力下,学生们高考取得优异成绩,大家也获得了奖金。按照奖金方案,我得到80元奖金。但我总觉得,我是半路接课,且身为学校领导,不能把它装进自己的腰包。于是,我邀请校长和全体高三教师去吃了顿饭,花了90元。(河北曲阳 彭英凯 75岁)



知青频道

## 努力挣工分买块“宝石花”

1976年春天,我高中毕业赴农村插队,生产队将队屋腾一间给我住。我既没时钟更没手表,随队长吆喝声出工收工。晚上,我倚在床头看小说,茫然不知时间,导致早晨酣睡,出工迟到,在田里



挨队长训斥。

为此,我想买块表。为了多挣工分,那年夏天,我去大队砖瓦厂干起打瓦坯的活。这个活重,干一天能抵在田里干两天的工分。我干了一整夏,身上晒得黝黑,双手尽是茧花。到了深秋,队里劳力要去江边的一片芦洲上扒芦枯叶,以备开春烧火粪(在农田里焚烧秸秆积肥)

用。我揽下伙夫的差事,卷上被褥,背起大铁锅,随20多个劳力到了江南一片芦洲上,辛辛苦苦忙活了30多天。年底,队里分红,扣除我的粮油柴草,我分得115元。我极兴奋,揣着钱,回了趟城,用90元买了块上海“宝石花”牌机械手表。从此,时间在腕上,路在脚下……(安徽枞阳 唐颖中 67岁)